

抱朴子序

竊嘗謂抱朴子一書纒之數十



萬言其旨侶南華其目似鴻寶
蓋稚川先生以子書自命之微
也千載而下想見其為人往々
披榛而出門排艸而入室詣洛

易則按異聞遠嵩高則覓奇隱
慕古巢許北人無擇石戶之農
及魯連田疇之流殆神僊中人
也今其書具在然讀之者恒以
舛誤廢如誇所云魚成魯虛成
虛者不誣也已余晚年頗嗜古

文詞偶得宋本一彈力磨勘藏
之櫝中已又得王府本一藏經
本一復彈力磨勘藏之櫝中重
櫝而珍之未售也迨萬曆己亥
歲古泉氏請付剞劂余應之曰
抱朴子一書要眇磅礴大類南

華鴻寶兩家讀之者輒咯咯喉
齒間幾不可以知之以識之安
所得要眇磅礴而稱之哉自余
善本出而魚成魯虛成虎之誤
免矣然則是書也其塞於往而
開於今耶彼博覽之士必有欣

然於余者

烏程志菴盧舜治撰

孫盧煥麟謹書

抱朴子內篇序

池北書堂

卷六

洪體之超逸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爲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求媒媼之美談堆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越才所以瓊園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任秦人所以斷髮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

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華有藻稅之樂也故權
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難遠必造也考
覽竒書旣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
能尋究自非篤癡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
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
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爲此書粗
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
畧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爲
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所先舉耳世儒徒知服膺
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僊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余

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世余
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
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
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
世好長生者有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哉葛洪稚

川謹序

以書

世致身主者其辭其德豈求計然不計者姑當其辭
之金匱以示篇者其不同與言者不令其出貴與來
其衣冠各法其後也雖不以以蘇各山石室且於蘇
服者十書之變而限為此一階谷曰內篇共二十卷
其直不辨大矣之及洪博經其五篇不以合然其全

抱朴子題辭

晉葛洪撰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止
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
事以為神僊決可學學之無難合丹砂黃金為藥而
服之即令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其
他雜引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誕
襲不可訓書有內外篇今所錄者外篇也洪博聞深
洽江左絕倫為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曲證
必達已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也使舍是而學六藝
夫孰禦之哉惜也

見百家類纂

抱朴子題辭畢

新鐫校評抱朴子全書目錄

志菴盧舜治恭父甫

評

潛齋陳深子淵甫

蜃臺陸弘祚孝錫甫 全校

瞻明盧煥麟元符甫

古泉翁天霽重光甫 梓

內篇卷一

暢玄

論僊

對俗

金丹

至理

微旨

卷二

塞難

釋滯

道意

明本

仙藥

卷三

辨問

極言

勤求

雜應

黃白

丹砂法

赤鹽法

雄黃法

黃金法

卷四

登涉

符篆

地真

遐覽

祛惑

別旨

外篇卷一

嘉遁

逸民

勗學

崇教

君道

臣節

良規

時難

官理

務正

貴賢

任能

欽士

用刑

卷二

審舉

交際

備闕

擢才

任命

名實

清鑒

行品

弭訟

酒戒

疾謬

卷三

譏惑

刺驕

百里

接䟽

鈞世

省煩

尚博

漢過

吳失

守堵

安貧

仁明

博喻

卷四

廣譬

辭義

循本

應嘲

喻蔽

百家

文行

正郭

彈禰

誥鮑

知止

窮達

重言

自叙

新鐫校評抱朴子全書目錄終

新鐫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二同

志菴盧舜治

評校

慎懋官

閱

暢玄卷第一

二同

志菴子曰
此篇大吉
曰玄即老
子退步法
而中有詞
采可觀處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澤而星流或滉漾而淵澄或雰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為有詭潛寂而為無淪大幽而下沉凌辰極而上遊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

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
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迴旋四七匠成草昧
轡策靈機吹嘘咀吸幽括冲默舒闡灑鬱抑濁揚清
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
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
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艷采輝煌炳爛傷明
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鈿華
素質伐命者也其知玄道者可與爲永不知玄道者
難與爲存顧盼爲殺生之神器脣吻爲興亡之關鍵
椅榭俯臨乎雲漢藻室華椽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

雲離西毛陳於閑房金觴華於交馳清絃嘈噴以齊
唱鄭舞紛綵以蜚虵哀簫鳴於凌霞羽蓋浮於漣漪
掇芳華於蘭林之圃弄紅蔕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
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覽以遺朝饑入宴千門之焜
焜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
曲終則歎發醜罷則心悲也實理勢之攸召猶影響
之相歸也豈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玄道
者得之者內失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玄道
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
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邈景凌六

虛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
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徜徉彷彿之表咽九華於
雲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畧蜿虹
踐躡旋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
肥遁勿用願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
然之氣於蓬葦之中縑縷帶索不以賀龍章之曄曄
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絡繹也藏夜光於嵩岫
不受他山之攻沉鱗甲於玄淵以違鑽灼之災動息
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嘯
蒼崖之間而萬物爲塵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爲

此段
藻發

繩樞擬耒甫田而靡節忽若執鞭啜菽漱泉而大牢
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於
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味澹
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其
符契如閭而明如濁而清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
委尸祝之塵釋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
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爲庸夫之
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
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汙其純粹故窮富極貴不
足以誘之焉稱鎮何足以悅之乎直刃沸鑊不足以

劫之焉謗讟何足以戚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
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秦痔以屬車登朽
緡以探巢沫吕梁以求魚且為稱孤之容夕為狐鳥
之餘棟橈餽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為載馳企及
而達者之所為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韶夏韶
藻彩奮其六羽於五域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翳其
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鷄之呼
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遼哉

抱朴子論僊卷第三

或問曰神僊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

志卷子曰
此篇大旨
論仙之必
有先以或
問之無發
之

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
聞焉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而所嘗識者未若所不識
之衆也萬物芸芸何所不有况列僊之人盈乎竹素
矣不死之道曷為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
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且之聖棄疾良平
之智端嬰隨酈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
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
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
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僊言不語怪
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此死生為朝暮

也夫苦心約已以行無益之事鏤冰雕朽終無必成
之功未若據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
紆玄牡龍跼華轂易步趣鼎餼代耒耜不亦美哉每
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爲握無形
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
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遊
女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
夫斑秋不能削瓦石爲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
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
不能成也世間安得竒方能使當老者復少而應死

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蟋蟀之命令有歷紀之壽

不遠迷復馬

養朝菌之榮使累晦朔之積吾子不亦謬乎願加

思抱朴子曰事有本鈞而末乖未可一也夫言有始

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齊
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栢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
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
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
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
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
寒焰重類應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特

考證
補洽

物有沉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一槩斷之正如此也
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鈎齊而賢
愚邪正好醜修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捨所尚耳
目所欲其為不同已有天爛之醜冰炭之乖矣何獨
怪僊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
則雉之為蜃雀之為蛤壤虫假翼川蛙翻飛水虜為
蛤苻菜為蛆田鼠為鴛腐草為螢蠹之為虎蛇之為
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
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姬為龜枝離為柳秦女為石
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

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僊人以藥物養身
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
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為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
守常咸曰世間不見僊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
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
竒豈遽有限詰老戴天而無知其上終身履地而莫
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腑之所以然
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况乎神
僊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
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遯勿用翳景掩

此辨究竟
高深之際
似亦雄偉

藻廢僞去欲執大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世人猶尠能甄別或莫造志行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况僊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汙以厚玩爲塵壤以聲譽爲朝露蹈炎飈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駟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此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邛䟽之雙耳出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覲其形

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旣不信又妄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况彼神僊何爲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爲有所不見爲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鰲白芨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謂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

此引陳思

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為此也
 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偽空言
 定矣及見武皇帝試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
 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
 又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
 熟而可食其啣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
 粉桑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往年藥食雞雛及
 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又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
 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可任也
 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

此引劉向

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
 以為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
 僊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
 則清澄真偽研覈有無其所撰列僊傳僊人七十有
 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為乎邃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
 記籍傳聞於往耳列僊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
 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
 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進汲汲
 名利以已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述帝王
 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

以上三引
皆以仙之
有

詞甚昌
蔚可觀

為不然也况於神僊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
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攷據尤所
以使人歎息者也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
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楊雄稱之為實
錄劉向為漢世之名儒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
所以不信僊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
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大為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
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
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猶
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

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况乎求僊事之難者為之者
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
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僊乎夫
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
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為重累耳何者學僊之法欲得
恬愉澹泊滌除嗜慾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
天下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
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為虧百姓有醜則汨其和氣缺
多艷容伐其根芟所以剪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
曲盡而備論也蚊嗜膚則坐不得安風群攻則卧不

此言漢武
之不能學
能屈從

下脫二十六行

此言李少
君能尸解
為仙

此言仙
經三事
仙

此言費長
房李意期
皆尸解仙

得窺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闕藏歸息
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武享
國最為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
供鍾石之費缺文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
輩敢為虛誕耳藥大若審有道者安得待煞乎夫有
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縑經視金玉如土糞
覩華堂如牢獄豈當扼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
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貴耽淪勢
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
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

物故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
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山半
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上帝請少君帝覺
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
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視尸唯衣冠在焉按
僊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僊中士遊於名山謂
之地僊下士先死後脫謂之尸解僊今少君必尸解
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第
子去後人見之皆在鄆縣其家各鑿棺視之三棺並
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

抱朴子

卷之一

七

此言鬼神
之有以証
仙人之不
無

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為篡盜也相如因鼓
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
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
不可怒帝軒之造舟醜管者不可非杜儀之為酒見
趙高董卓便謂古无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便云古
无伯奇孝已也又神僊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
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
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為覲在
女為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
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為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

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
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
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
數為民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
人尚不信天下之有鬼神况乎僊人居高處遠清濁
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
墨之家知此不可以為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
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衆方得其徵驗審
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僊
人不可便謂世間無僊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已身之

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
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物
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
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而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
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
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玄豕如意假體於蒼狗灌夫守
田蚡于義掎燕簡蓐收之降予華樂侯之止民家素
姜之說識緯孝子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
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
而蔽者猶謂無之况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

劉向
言金之不
成少証列
仙之不安

信是令蚊蚋負山與井蛙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麟
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爲古者虛設瑞應欲令
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况於令人之信有僊人
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
所撰列僊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
尺之夜光以蟻鼻之銜捐無價之淳鈞非荆和之遠
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所以鬱悒薛燭所以永歎矣
作金皆在神僊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
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
爲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劉

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有師授也向本
不知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
金不成耳至於撰列僊傳自刪秦太史蓋漢書中出
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謠聖人所
擇芻蕘之言或不可遺採葑採菲無以下體豈可以
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
而謂玄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
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
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况
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

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驟
及駢驢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况乎難知之事
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
天之明而人處覆甑之下焉識至言哉

對俗卷第三 四同

疲七

志卷子百
以篇論老
彭非可賦
自然可修
而得而未
以修行為
本結之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栢稟賦之
自然何可學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
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
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僊知龜鶴之遐壽故
效其導引以增年且夫松栢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

體貌與衆重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
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栢諸木
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老彭之道
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僊人乎然前哲所記近
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語也若謂彼
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授服食非生知也若
道術不可學得其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
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鱉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
玉爲靛漬金爲漿入淵不沒就刃不傷幻化之事九
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肯信僊之可

得乎但僊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
才不能守之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僊道長
生果不可得耳僊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
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
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况古之真人寧
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
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
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
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
代之久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

鶴松標

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旋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遠處故人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獼猴壽八百歲變為猿壽五百歲變為猓猓千歲鱧鯨壽三

洪言蟾蜍
吉光虎東
狐狸豺狼
鼠鼯之壽

千歲麒麟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為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之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况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為兒時以龜支床至後死家人移

此言龜壽
及龜有不
死之藥

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
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
歲哉僊家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潁川陳
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
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
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
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糲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
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
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
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

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
言糧初盡時甚饑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効之
轉不復饑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
自在塚中不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
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
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
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
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
於衆故也觀一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
能天飛使人爲頌史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

壽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蟲之能螫者多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螫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螫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形於川海是以蕭史偕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螫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狴蠃蠹皆能竟冬不食而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鴻鴈以正時帝軒候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

此言神仙子弟不廢

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鵲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蟬蛻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鸞鷲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僊經長住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法龜鶴也或曰審其神僊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蒸嘗之禮莫之修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况得僊道長生久視天地相昇過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輿霓蓋餐朝霞以沆瀣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

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茹華瓊勢可以總攝羅艷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為將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僊者自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於流俗或逍遙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玄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僊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

此言神仙或昇天或住地各役所好

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欲但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僊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於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僊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為蛤雉之化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肥服輕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懌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坐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

次言安期
龍有寧公
諸仙皆服
藥

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能累乃為貴
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
石為隣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審公修羊公陰
其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
後去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
不汲汲於昇虛於飛騰為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
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乎若得僊無復任理
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為附人情者也或曰我等今
人不知長生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抱朴子曰此蓋愚
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上士用思遐邈自然玄

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人之遠旨今如術家

文

步七政之盈縮論凌犯於既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
雲物之徵祥俯定封兆之休咎運三棊以定行軍之
興亡推九符而得分野之禍福乘除一筭以究鬼神
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
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學之徒銳思於糟
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鑿枘之麤伎而輪扁有不
傳之妙掇蜩之薄術而偃僂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
由於至精也况於神僊之道旨意深遠求其根莖良
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况

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以傳識者耳若
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
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不知之意邪吾
今知僂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
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
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
無則天下之事亦渺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
漏以啄木之護齧齒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蟹之化漆
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音
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卽服須

此論藥
物之可
以延生

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
免於死也或曰生死有命修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
損益夫指旣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旣灑而吞之無
所益也豈况服彼異類之松柏以延我短促之年命
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爲益
然則旣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爲殊族何以
旣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
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雞鴨之足豆一作虫異物之
益未可誣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宜擣肉治骨以爲
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髮之疾耶夫水土不與

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為命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鬼絲萎川蟹不歸而蚌敗棄樹見斷而蠹殄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玉在於九竅則死人為之不朽鹽鹵沾於肌髓則脯腊為之不爛况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已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僊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今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今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

以延生
符之可

與言長生
之道須至
功除過

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鬼走鍼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湏臾魚龍澆瀉於盤盂皆如說焉按方術豈不得長生也史遷漢書載樂大初見武帝令鬪棊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僊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史記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問曰為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乎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為上除過次之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為上功也欲求僊者要當以

思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求玄道無益也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筭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不數所稟本多則紀筭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筭速盡而早斃又云人欲地僊當立三百善欲天僊當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僊藥亦無益也若不服僊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僊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金丹卷第四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爲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僊道之極也服此而不僊則古來無僊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出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

志卷子曰
此篇專論
金丹及諸
家丹法

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爲寫誤之耳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畧爲同文無一人不有道機經唯以此爲至秘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僊作此道機經謂道畢於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又言曾與僊人共遊者將大半矣足以與蓋徵者甚渺矣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

此書元
林金經
九經金
液經

今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僊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僊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未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僊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僊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此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

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擔石無以為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糝則知漿苻之薄觀崑崙則覺丘垤之卑既覽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卒難辯得當須且將御小藥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萬斛為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况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

丹之為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可不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世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名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畧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者其勤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直當悉意於無窮之異耳想見其說必自知

出潢汙而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而覺布
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已知其嘍嘍無所先
入欲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
藍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
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醜之酒不
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
之上者也盡凡草木燒之卽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
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遠矣故能令人長
生神僊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
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
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
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得獨不燼耳此
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聞僊道而大笑之不亦宜乎
上古真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爲作方法委曲欲使
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肯信
謂爲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所成皆
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
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爲喜
雖見毀笑不以爲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
以示識者豈苟尚竒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

信結流俗哉盛陽不能榮枯朽上知不能移下愚書
爲曉者傳事爲識者貴農夫得彤弓以驅烏南夷得
衮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世人飽食終日復
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逍遙遨遊以
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蒼走黃於中原或
留連盃觴于羨沸或荒沉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絃
以弊筋骨或博奕以棄功夫聞至道之言而如醉罔
知覩大道之論而欠伸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
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沔
之而有道者自寶秘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肯強行

以言黃
帝九鼎
神丹經

語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人之富
貴者已當得之而無得之者無此道也而不知古之
富貴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而天下果
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爲得之者所笑乎日
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黃
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僊又云雖呼吸
導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
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
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
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

抱朴子 卷之十一
投於東流水中以爲約。啜血爲盟，無神僊之骨，不可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山之巾，無人之地，結伴不遇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汙穢，及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毀神藥，藥卽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僊，不但一身耳。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之藥埋之卽腐，焚之卽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聞見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乎？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水一鉢，作汞戎鹽

鹵咸礬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觔，以六一泥封之，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僊。又以玄膏此丹置猛火上，湏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觔，火之亦成黃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僊也。行度水火，以丹塗足，下能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卽消壞，百病皆愈也。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之一刀圭，百日僊也。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僊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第四之丹名曰還丹

服一刀圭百日僊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
以一刀圭合水銀一觔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
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第
五之丹名鉅丹服之三十日僊也鬼神來侍玉女至
前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
成黃金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
益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即鉛也合
火之即成黃金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
此丹如棗核文缺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第九之丹
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

此言元
君太清
神丹

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僊不在悉作之
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
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而害之矣抱朴子曰
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
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受其中三
篇世無足傳當沉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
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僊之人也能調和陰
陽役使鬼神興作風雨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
僊皆肄焉猶自言本亦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
也况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為天官中士得道

抱朴子
卷之十一
三頁六

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爲虛言
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生
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欲
奄忽終歿之徒慎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謗真傳
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成藥
以分與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
爲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觔
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
別稱金各檢署之

禮天二十觔

日月五觔

北斗八觔

太乙八觔

井五觔

竈五觔

河伯十二觔

社五觔

門戶閭鬼神清君各五觔凡八十八觔餘一十二觔
以好膏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棄之
於多人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觔外乃得恣意用之
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又曰長生之道不在祭
祀事鬼神也不在導引與屈伸也昇僊之要在神丹
也知之不易爲之實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
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僊其人本儒者有才
思善著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受師本末列已

此言
層清
一得仙

所知識之得僊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
小爲難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之法也合之當先
作華池赤鹽良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神丹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僊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僊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僊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僊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僊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僊

七轉之丹服之二十日得僊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僊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僊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翕然
輝煌俱起神光五色卽化爲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
卽白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釜中糠火
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多少以此
知之耳其轉數少則用日多其藥力不足故服之用
日多得僊遲也其轉數多藥力盛故服之用日少而
得僊速也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大都相似耳作

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黃
白礬曾青慈石也一石轉而各成五色五石二十五
丹一刀圭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
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厨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
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
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
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
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
在太清經中卷耳抱朴子曰其次有靈丹經一卷有

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石硫黃曾青礬石磁石戎
鹽大一禹餘糧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
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
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躡
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黃銅以作
方諸以承取月中之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
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曝之二
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花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
視之百日病者自愈髮白還黑齒落更生務成子丹
法用巴沙乘置八寸銅盤中以土爐盛炭倚三隅塹

美門
丹法

以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又
美門子丹法以酒三升和丹一觔曝之四十日服之
一日則三虫百病立下服之三年僊道乃成必有玉
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厨此丹可以厭百鬼及
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向之
則無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
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爲噐
覆之於三歲淳苦酒上百日此噐皆生赤乳長數分
或有五色琅玕取埋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和
菟絲菟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剋其血以和

此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朱草狀
似小棗栽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
岩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
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爲玉醴服之皆
長生又有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如南陽丹
水之屬是也其中皆有丹魚常先夏至十日夜伺之
丹魚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
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
行水上長居淵中矣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蓂汁及
蔡桃汁淹丹著不津噐中煉蜜蓋其口埋之入地三

赤松子
丹法

石先生
丹法

康風子
丹法

崔文子
丹法

文元
丹法

樂子
長丹
法

李支
丹法

尹子
太乙
丹法

采女
丹法

尺百日絞柠木赤實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髮皆赤長生也昔中黃僊人有赤鬚子者豈非服此乎又石先生丹法取鳥鷖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熬之陰乾并毛羽搗服一刀圭百日得壽五百歲又康風子丹法用羊鳥鶴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丸內鵠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為赤水服一合輒益壽十歲服一升千歲也又崔文子丹法內丹鷲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又劉元丹法以丹砂內玄水液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汗手又和以雲母水內管中漆之投井中

百日化為赤水服合得百歲久服長生也又樂子丹法以曾青鉛於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僊矣又李文丹法白素裹丹以竹汁煮之名紅泉丹浮湯上蒸之和以玄水一合日服之一年僊矣又尹子法以雲母水和丹密封致金花池中一年出服一刀圭盡一觔得五百歲又太乙招魂鬼丹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卒死三日以還者折死者口內一丸與硫黃和一丸俱以水送之令入喉即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又采女丹法以兔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一

穰子
丹法

墨子
丹法

張子和
丹法

綺里
丹法

圭柱
丹法

肘後
丹法

李公
丹法

劉生
丹法

九日三至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又穰丘
子丹法以清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
火煨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盡劑得壽五百歲又
墨子丹法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鐵七攪
之十日還為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不死又
張子和丹法用鉛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
中八十日成以棗膏和丸服之如大豆百日壽五百
歲又綺里丹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汞內夫
銅器中煮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觔以藥百
刀圭合火之成白銀以雄黃水和而火之百日成黃

金或大剛者以猪膏煮之或大柔者以白梅煮之
又玉柱丹法以華池和丹以曾青硫黃末覆之薦之
內笊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
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又肘後丹法以
金華和丹乾瓦封之蒸八十日取之如小豆置盤中
向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長生矣以丹投
雄黃銅中火之成金又李公丹法用真丹及五石之
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三日出和以石
硫黃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畢又劉生丹法用菊花
汁地楮汁樗汁和丹蒸之三十日研合服一年得五

王君
丹法

陳生
丹法

太乙
金液
丹

百歲老翁服更少不可識少年服亦不老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雞子中漆合之令雞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犬服之皆不復大鳥獸皆亦如此驗又陳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內銅器中封之沉之井中一期服之經年不饑盡一觔壽百歲又韓衆終丹法漆蜜和丹煎服之可延年久視立日中無影過此已往尚數十法不可具論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僊者也不減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黃金一觔并用玄明龍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遊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百

日成水真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於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側東流水上別立精室百日成服一兩便僊若未欲去世且作地水僊之士者但齋戒百日服半兩則長生不死萬害百毒不能傷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無所禁也若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斷谷一年更服一兩便飛昇矣以金液爲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爲丹服如小豆大便僊此

丹一乃圭粉水銀一觔便成銀又取此丹一觔置火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兵萬里以此丹金爲盤碗飲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金液和黃土內六一泥區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復以火炊之皆化爲丹服之如豆可以入名山大川爲地僊以此丹一乃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和鉛一觔皆成銀受金液經投金銀八兩於東流水中飲血爲誓乃告口訣不如本法盜其方而作之終不成也凡人有志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

神鑿人甚近人不知耳抱朴子曰九丹誠爲僊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多若四方清通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爲難得耳古秤金一觔於今爲二觔率不過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僊人用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釀數升米酒必無成也抱朴子曰其次有小餌黃金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比他藥

此言合丹
宜入名山
絕去俗

也或以豕負革肪及酒煉之或以樗皮治之或以荆
酒磁石消之或有可引為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
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雄黃雌黃合餌之引之張之
如皮皆地僊法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為水服之
然須長服不可缺故皆不及金液也抱朴子曰合此
金液九丹既當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為之
者少且亦千萬人中時當有一人得其經者故凡作
道書者畧無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
道者謗訕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
大藥皆當祭祭則太乙元君老君玄女皆來鑒作藥

此言小
山無正
神

者若不絕跡幽僻之地令俗間愚人得經過聞見之
則諸神便責作藥者之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謗
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入
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
爾乃可作大藥雖成亦須齋戒不但初作時齋也鄭
君云老君告之言諸小小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液
神丹也凡小山皆無正神為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
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炁不念為人作福但能作
禍善試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將從弟子然或能壞
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皆不欲令雞犬小

此言名山有正神

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無驗又染彩者惡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况神僊大藥乎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爲此也又按僊經可以精思合作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凡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潛山青城山峨眉山綏山雲臺山羅浮山陽駕山黃金山鼈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蓋竹山括蒼山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僊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可合藥也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爲福藥必

抱朴子自述著書規長生之地

成若不得登此諸山者海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翁洲亶洲紵嶼洲及徐州之羊苕洲秦光洲鬱洲皆其次也今中國名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往者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山蓋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抱朴子曰余忝大臣之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理物然疇類之好進趨之業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揮翮雲漢耀景辰霄者矣余所以絕慶吊於鄉黨棄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登名山成所著子書次則合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莫不恠余之委桑梓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謂余

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與若不廢人間之
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見之誠了執之必定者亦何
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哉聊書其心示將來之同志
尚者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捐棄者亦與余之不異也
小神丹方用真丹三觔白蜜六觔攪合日暴煎之令
可丸旦服如麻子許十九未一年髮白者黑齒落者
生身體潤澤長服之不老老翁成年少長生不死矣
小丹法丹一觔擣篩淳苦酒三觔漆二觔凡三物合
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九日再服三
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強堅千日

小丹法

小餌黃金法

兩像子小餌黃金法

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變無
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也小餌黃金法鍊金內清酒
中約二百過出入卽沸矣捏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
沸及捏之不出指間卽復銷之內清酒中無數也成
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丸亦可分爲小丸服之三
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待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法
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卽輕舉矣止人間
服亦地僊勿妄傳也兩儀子小餌黃金法猪負革脂
三觔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噐中煎之土爐以
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爾食一觔壽蔽天地食

包十一
卷之一
三九
三百八十五

半觴壽二千歲五兩壽千二百歲無多少便可餌之
當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令藥不成不神
欲去當服丹砂也

至理卷第五

六同卷

疲八

志養子曰
此篇論長
生可得醫
伎有驗而
終以一二
上昇者証
之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
適偶有所偏解鶴知夜半燕知戊巳而未必達於他
事也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僊人之無種耳夫道
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可說昔庚桑胥
眡文字董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良有以也夫圓首
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意素顏

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惡利害攪其神功
名聲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已成自非
受命應僊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清鑒於
玄漠之域寤身名之親踈悼過隙之電者豈能棄交
修賒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難成之遠功哉夫
有因無而生焉形湏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
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
燭糜則火不居矣形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
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
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可悲矣輕璧重陰

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
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苟爲大言而強薄世事
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
鱗掩藻過欲視之目遣損明之色杜思音之耳遠亂
聽之聲滌除玄覽守雌抱一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
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腊毒謚多言
之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徹內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
於玄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斤淺務御以愉慎爲乎無
爲以全天理爾乃咀吸寶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
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

堂飛元始以鍊形味靈液於金梁長驅白而留青凝
澄泉於丹田引沉珠於五城瑤鼎俯爨藻禽仰鳴瓊
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房宴
雲蒼鬱而連天長谷湛而交經履躡乾兌招呼六丁
坐卧紫房咀吸金英擘擘秋芝朱華翠莖玉晶珍膏
溶溢霄零治饑止渴體輕故能策風雲以騰虛並混
與而永生也然梁塵之盈尺非可求之漏刻山雷洞
徹非可致之寸晷夫得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
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
果無其僊道也抱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漉棄之費脂

多則火無寢曜之患龍泉以靡割常利斤斧以日用
速弊隱雪以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累
鏡不灼凡卉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爲
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柞柳速朽者也而燔之爲炭
則可億載而不敗焉轅豚以優穡晚卒良馬以陟峻
早斃寒虫以通已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
彫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藹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
枯異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人之受命
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
之方非徒溫煖之爲淺益也久視之効何爲不然而

此言小丹
之愈疾而
因悟大藥
之延生

世人守近習隘以僊道爲虛誕謂黃老爲妄言不亦
惜哉夫愚人乃不肯信湯藥鍼艾况深於此者乎皆
曰俞跗扁鵲秦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
云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及
責如此之人令信神僊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抱朴
子曰召菟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
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禳却虎豹破積
聚於肺腑殲二豎於膏肓起猝死於委尸返驚寃於
既逝夫此皆丸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
也何爲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太子於既孺胡

此言越人胡平瀛于華他之盛

此言樊阿之戲

此言俗人信鬼而不信醫藥

巫活絕氣之蘇武淳于能解臚以理腦華駝能剗腹以滌腸此醫家之薄伎猶能若是豈况神僊之道何所不為夫人所以死者諸欲所損也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風冷所犯也今導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天禁戒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此六害今醫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骨填枸杞之前黃著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葉青葙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

者也又云有吳晉者從華佗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餘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尚能如此况於用其妙者耶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欬冬紫苑可以治欬逆萑蘆貫衆之煞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秦膠獨活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痺濕菟絲菴蓉之補虛乏甘遂葶歷之逐痰癖括樓黃連之愈消渴薺芫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之護衆創麻黃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為不然也寧煞生請福分著問崇不肯信良醫之攻病及用巫史之紛若况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劉侯張良

此言留侯
之從四皓
終于得仙

吐出奇策一代無有知慮所及非淺近人也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遊耳遂修導引絕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呂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計良不得已為書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呂后德之而逼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秘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僊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為呂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僊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為得僊也又漢

此言張
蒼食乳
可以得
長生

此言行
氣練氣
之效

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為之得中壽之三倍况於備行諸秘法何為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非空言也抱朴子曰服藥雖為長生之本若能無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為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于萬物無不湏氣以生者也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却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效多烝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

床而已不染又以群從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炁
可以禳天災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
人以火燒人屋舍或形現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
而善禁者以炁禁之皆卽絕此是炁可以禁鬼神也
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
善禁者以炁禁之能辟方數十里而伴侶皆使無爲
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虺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
金瘡血卽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
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爲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則立
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炁禁水水爲之逆流一二丈

此言實
將炁禁

又於茅屋上然火煮食食熟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
釘柱入七八寸以炁吹之釘卽漏射出又以炁禁
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攬取錢而手不灼
爛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
盡不得熟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
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
矢皆還自射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
聞金有刃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
之虫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
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足

此言仲
長昌言

楛彼山賊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備於是官軍以白
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煞者乃萬計
夫炁出於形用之其効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
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
炁可以不饑不病云吾始未之信也至於爲之者盡
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
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
吾同此疾也昔有名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
之不逮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
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

此言卜
成輕舉

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則此固爲良諫矣然
亦非至當之論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炁之法
則彼說師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
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
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見其
行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
昇天僊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
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僊者蓋各以其父
祖及見卜成者成僊昇天故也此則又有僊之一證
也

微旨卷第六

志養子曰
此篇論求
仙微旨服
藥行惡之
外有為善
去惡二端
順人應天
此言之家
微也

好文
字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自信殊途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之細事浮沈過於金羽皂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况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毫釐芒髮之物不以為難見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帝子玄聖深識獨見開祕文於名山受僊經於神人蹴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

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為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飴蜜酣於醕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速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僊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竒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久壽目不接見神僊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逸

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謀夕
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洞猗頓之策取譏論者其
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鵠之伎屢奔北而稱究孫
吳之筭人不信者以無効也余答曰夫寸鱗汎迹濫
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蠋宛轉果核之
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
語之以宇宙之恢濶以爲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今吾
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
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爲
天神地祇異類之物豈謂我爲學之所致哉姑聊以

先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今家
戶有僊人屬目比眉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
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
必爲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伏其短見自謂所度事無
差錯習乎所致恠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
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僊矣
但更自嫌於不能爲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
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易以及難志
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芟不洞
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窵而求湯流萬里者未

此言九丹
金液室精
愛炁乃要
道而亦不
可不兼小
事勉為全
功

之有也自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
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明師
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僊主然事大費
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
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
術繁多誠難精備除置金丹其余可修何者為善抱
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
知也蓋籍衆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喻之猶世主治
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喻之猶工匠之為
車焉輻輳鞀轄莫或應虧也所為術者內修形神使

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
了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扎待鋒刃也何
則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
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
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
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
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訣者則曰唯導引可以
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
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
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

此言
事乃
偏之
學

消工棄日而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慙鈍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耻復求還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魍魎所殺或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以教之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自爲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知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蔬乎是

天地有司過

人中有三尸

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况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筭筭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筭盡則人死諸應奪筭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一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鬼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

酌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為過
 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
 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三日也或作一日吾亦未能
 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
 穆王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
 并竈洿池猶皆有精氣况天地為物之至大者於理
 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踈
 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
 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已及人仁逮昆虫樂
 人之吉愍人之苦賑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

此言積功累行

此言壞法亂紀

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已之得見人之失如已之失不
 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已不嫉諂陰賊如此乃為有
 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僊可冀也若乃憎善好煞
 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
 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為私
 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
 侵尅賢者誅戮降伏謗訕聖賢傷殘道士彈射飛鳥
 剗胎破卵春夏燎獵詈罵神靈教人為惡蔽人之善
 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
 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

迫脇羸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害不公不平
淫佚傾斜凌孤暴寡拾遺取施欺僞誑詐好說人私
持人短長牽天援地說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
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
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困以不清潔飲飼他人
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僞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
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
司命奪其筭紀筭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
筭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筭紀未盡而自死者
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

當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卽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
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或遇縣
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
盡其取之者也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
煞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饑鴆酒
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及其有曾行諸惡事後
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
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之人以解之缺文多
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跡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
甚多將何以却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灾乎抱朴子曰

此言
生地

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
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
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
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
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
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
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輶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
亦有死地况一房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
不審此山爲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
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大元之山難知易求不

此言
二山

此言真
人口訣

天不地不沉不浮絕險緬邈崔嵬崎嶇和氣網緼神
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留離
坎列位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金玉嵯峨醴
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此
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氣飄飄玉液霏霏金
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狂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
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
秘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
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
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

此言房中之事不能致也

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
 微審昇于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足立之命門
 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
 萬鬼五兵也或問曰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
 致神僊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為福居官高遷商賈
 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
 好事增加潤色至今失實或亦奸偽造作虛妄以欺
 誑世人隱藏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
 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
 理自有極安能致神僊及祛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

此言黃帝千二百女及九州之事

陽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縱情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
 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陰丹於朱腸采
 玉液於金池引三五於華梁令老有美色終其所稟
 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
 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
 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
 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二牲之養而不
 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
 故美為之說亦不足盡信也玄素喻之水火水火煞
 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其要法御女

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爾
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為益
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為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
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終

新銀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志菴盧舜治 評校 慎懋官 閱

塞難卷第七 八同卷

守一

志菴子曰
以篇論世
人以管窺
之見塞其
聰明之所
不及而反
誤以開示
之明仙之
必可得也

此言命之
修短各有
星宿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為使喬松凡人受不死
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脩
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為任物自
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僊
道好僊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
信僊道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
易予奪非天所能譬猶金鐵之銷於爐冶甕瓦之甄

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器械之利鈍罍甕之邪正
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
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為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
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
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
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
為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
萬物之小有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
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
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

亦處議論
亦向有
波瀾

物非天地之所為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
山林非有事焉魚鱉之托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
為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
為萬物之父母萬物為天地之子孫夫蟲生於我豈
我之所作故蟲非我不生而我非蟲之父母蟲非我
之子孫蠛蠓之育於醯醋芝穉之產於木石蝘蝓之
滋於汚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也萬
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
有瞻視呼吸以遠况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體
老少痛痒之何故則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

豈言父母
不能管攝
乎予天地
烏可以一
一管攝乎
民物

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閱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天壽之事果不在天地僊決非所爲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適姿容必妍麗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矬陋尪弱或且黑且醜或聾盲頑嚚或支離劬蹇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况乎天地遼濶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也我自有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授氣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

此言天不能偏益乎
圣人議論
奇肆不若
諸篇庸瑣

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項揚無春彫之悲矣然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爲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欲不全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爲之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竇公庸夫年幾二百伯牛有疾子

此言仲尼
不學仙篤
于經世

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躄極惡而黃髮天之無
爲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氏言神僊
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說誕而難用
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
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
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
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高上世之敦朴
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
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
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

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
經世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而易俗不
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
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
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
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
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
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
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
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

此言老子
之戒仲尼
亦不語之
以孝仙

能揖酌清虛於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
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僊法
耶忖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
聖於世事而非能沉靜玄默自守無為者也故老子
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
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
尼不免於俗情非學僊之人也夫恹恹惶惶務在匡
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沾之恐不售慷慨思執鞭亦
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濶哉或曰儒道
之業孰為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

此言儒
道難易

難中之易也夫棄交游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割爨
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已謗來
不戚譽至不喜覩貴不欲居賤不耻此道家之難也
出無慶吊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
思於律歷意不為推步之苦心不為藝文之役衆煩
既損和氣自益無為無慮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
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憲章成法出處有
則語默隨時師則循比屋而可求書則因解注以釋
疑此儒者之易也鈞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
籍博百民之云云德待積於衡巷志貞盡於事君仰

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為不通
 片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為世人之所則動唇為
 天下之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篤論
 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已患其難矣將舍而從
 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與吾得意者則
 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未謂
 之為希矣或曰余聞見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儒果
 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壽之可延僊
 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夫而
 據談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才

堅言世人
 惟信其無
 長生之理
 而抱朴獨
 執其有長
 生之孝

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群獨識皆勝世人乎顧曾
 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知
 其大効覩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天
 下之有僊者率有經俗之才當塗之伎涉覽篇籍助
 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眩惑則謂衆之
 所疑我獨能斷之機萌之未朕我能先覺之是我與
 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翳冥昧無不得矣我謂無僊
 僊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也吾每見俗儒碌碌拒
 之不信其事者皆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黠
 自累不肯規為在乎極暗而了不別菽麥者也夫以

管窺之狹見而姑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異以一尋之綆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已之多者也夫聽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况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已心之所得必因世間至遠之事謂神僊爲虛言不亦蔽哉抱朴子曰妍蚩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爲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

兩耳不相爲聽焉真僞有質矣而趣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爲謀焉以醜爲美者有矣以濁爲清者有矣以失爲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昭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况乎神僊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貴乎達者哉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未爲久也吾所以不能嘿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末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明神僊之不見信其來尚矣缺馬之野人古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

行章甫不售於蠻越赤舄不用於戎夷何可強哉夫見玉而指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也所以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下之必無僊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釋滯卷第八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僊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無濟

志卷子曰此篇名之為釋滯者謂不可滯於君臣之際以妨仙幸及下文反要於集許之輩以終焉

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曰夫道不煩所為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無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恃才力不能並成則棄置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為大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為柱史寧封為陶正方回為閭士呂望為太師仇生仕於殷馬推官於晉范公霸越

此歷數古人見住李西不相妨

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
器於小史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
力故也何必修於山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
亦有心安靜默性惡誼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戚
者帶索藍縷茹草操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
生不憚速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爲
猶常如此况又加之以至神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
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槩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
謂一言之善重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已之
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

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
因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爲弘恩重
施矣今若按僊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
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
莫之克識謂爲妄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
神僊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
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名師
不經勤苦亦不可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
有數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
言服藥而服藥之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

此言學仙
三事曰炁
精曰行炁
曰服藥

此言行炁
以胎息為
要

始有志不怠勤勞可知方乃告其深者耳故行炁或
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
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饑
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
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
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
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已耳聞其有出入之聲常令
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為
候也漸自轉增其心數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
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

此言生炁
死炁之分

此言行
炁之效

時也故曰僊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
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為生炁午後以至夜半
六時為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蓋用炁者噓水
水為之逆流數步噓火火為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
不得動起噓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為兵刃
所傷噓之血即止聞有為毒虫所中雖不見其人遙
為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
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
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
炁大要不欲多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強難閉又

此房中之
法要在還
精補腦

當禁忿怒多忿怒則炁亂不得溢或令人發咳故尠
有能爲之者也余從祖僊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
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
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
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
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
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絕陰
陽不交則坐致壅遏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
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
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不以此自傷
煞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麤事終
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宜勤行求
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
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
守交接之術以規神僊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
甚矣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
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
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開悉其所
證據又不著明皆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深遠不
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

玄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末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爲道家之言輒便取集以至積箱盈筐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鱖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有疲困之勞了無緇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効則莫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而不知彼之求僊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水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

此言老子
文字莊子
關尹之不
得仙

老子然皆汎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按據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爲徒勞耳又况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華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求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爲徭役以殂沒爲休息其去神僊已千億里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爲窟藪不亦惜哉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僊之士不肯進官皆修道誰復佐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栖者巢許所以

吳言舉夫
下學仙者
千不一二
無妨于君
之無巨務
光以下是
也

稱高也。遭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爲貴也。軒轅之
有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
可謂太平也。而偃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
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
剪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
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衡門。四老鳳戢於商
洛而不妨大漢之事功也。周黨麟跼於林藪而無損
孝文之刑厝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
志，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爲臺榭，峻岫爲大厦，
翠蘭爲茵褥，綠葉爲幃幙，被褐代袞衣，薇藿當嘉饌。

匪躬耕不以充饑，匪妻織不以蔽身，千載之中，時或
有之。况又加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家而不顧，背
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胷心，凌嵩峻以獨往，侶影響
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八極之
內，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亦多憂乎？或
曰：學僊之士，獨潔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主而有不
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見及也。抱朴子
答曰：夫北人石戶，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况遁放逸
養其浩然，昇降不爲之虧，大化不爲之缺也。况學僊
之人，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塵露之

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
來仕元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
之職勤久者有遲叙之歎才高者有循資之屈濟濟
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晉捨親膳
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襟
帶之職違式過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
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
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
處世之各有志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褊
心下有稱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揚於罔極貪夫聞

風而忸怩也吾聞景風起則裘鑪息世道夷則奇士
退今喪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
旣韜廬鵲將烹子房出玄帷而反閭巷信布釋甲冑
而修魚釣况乎學僊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吝此以何
爲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
爭競之醜無傷俗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
海之澆漾其高不俟翔埃之來其深不仰行潦之注
撮壤土不足以減其峻挹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
不過有數僊人何能有損人物之鞅掌乎或曰果其
僊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

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
 為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僊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
 星宿各有所值既詳之於前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
 望不睹七曜之炳燦斃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
 恠也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
 矣特為吾子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
 卒開且令子聞其較略焉夫天地為物之大者也九
 聖共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
 者周天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幾萬里
 上何所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遷疾

以言仙之
 不安不必
 周孔易春
 秋詩書三
 禮及巫咸
 輩所談

九道所剽昏明修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
 四士凌犯慧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
 鎮星猶東羲和外景而熱望舒內鑒而寒天漢仰上
 為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寓喜
 怒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攬捨尤矢旬始終繹
 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子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
 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三禮之家皆復
 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巫咸甘公石中
 海中郗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曰此六家之書
 是為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將問曰甘石之

與言宇宙
間奇異之
物俗舍與
能識哉聖
人焉可怪
哉

博洽之文
可以廣見

徒為是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生而戴天詣老
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之於周孔之書
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為虛妄乎天下至大舉目所見
猶不能了况於玄之又玄妙之極妙者乎復問俗人
曰夫乘雲壘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
三首馬間狗蹄修臂交股黃池無男穿曾勞口廩居
起石而况士船沙丘觸目而生群龍女媧地出壯穿
天墮甕飛大言甕一作壁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
君子為鶴小人成沙女仞一作倚枯二負抱柱寄居
之虫委甲步肉二首之蛇弦之為弓不灰之木不熟

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
填海玄讓遞生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
漉水枯灌化形山夔前跟石修九首畢方人面少千
之効伯率聖卿之役肅霜西羗以唐景興鮮卑以乘
驚強林邑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尸帝監神娶來而虫
飛縱目世變於荆岫五丁引蛇以傾峻內其振翅於
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石
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
可皆復云無是事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寇
停肘水而控弦伯昏躡億仞而企踵呂梁能行歌以

憑淵宋公刻象葉以亂真公輸飛木鷁之翩翩離朱
 覲毫芒於百步責獲効營力於萬鈞越人揣鍼以蘇
 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於鼻聖仲都袒身於
 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為也復可以為無有乎若聖
 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恠於不得僊不得僊亦無妨於
 為聖人聖人偶所不閑何足以為攻難之主哉聖人
 或不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營存
 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僊亦何恠也

道意卷第九

守二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

志者子曰
此篇論道
意猶禁天
祇持一端
而後以祇
持無益教
人數字相
發明之

言命不
在遠在
身心中
之而非
持于神
之謂能
祐也道
命之本
根

猶為有焉論其有則萬物猶為無焉隸首不能計其
 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髮髯吳扎晉野竭聰不能尋其
 音聲乎窈冥之內獉狝豨猪疾走不能迹其朕兆乎
 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
 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為聲之聲為響之響為形
 之形為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圓者得之而動降者
 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為道已失其真况乃
 復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其性號至於無垠去道遼
 遼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
 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

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
 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
 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
 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有
 好之搖策馳騁流遁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
 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
 遷矣心受制於奢玩神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
 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腍沃醑醪醴撞金伐革
 謳歌踴躍拜伏稽顙寺靜虛坐求乞福願冀其必得
 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

轉喚
醒多
愚夫

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請命
 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卧濕而謝罪於靈祇
 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叢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
 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罄群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
 所請也禍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
 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不無疾病也
 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皂隸之巷不能紆金銀
 之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為人類而尊卑
 兩絕况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
 臭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

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大牢之饌求令名於
 明主釋僇責於邦家以入釋人猶不可得况年壽難
 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異
 其曲佑未之有也夫慙德之辜忍誥之臣猶能賞善
 不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
 豈况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
 斷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為巫靡變斯牲而不能却
 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頌傾竭府庫而不能
 救叛逆之誅也孝文尤信鬼神威秩無文而不能免
 五柞之殂孫主貴待華嚮封以王爵而不能延命盡

此言析禱
 之無益者
 數人

此言不析
 禱之無損
 者數人

之期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不豐醲信之非不
 款敬之非不重有丘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
 於近而營之於遠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
 宋廬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
 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妄
 將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嗇寶不夭多修用
 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為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病
 緣隙而結榮衛竭而不悟大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
 謂率皆妖偽轉相誑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病之
 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之謬

祈禱無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危急
唯所不聞聞輒修爲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貧人
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篋櫃倒裝而無餘或偶
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赦幸
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饑寒凍餓而死或起爲劫剽
或穿窬斯濫喪身於鋒鏑之端陷已於醜惡之刑皆
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耗穀帛淪於貪濁
之師巫旣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尸朽
虫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禮
律所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

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無赦
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令百姓杜凍饑
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
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托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
誑眩黎庶糾合群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
消災治病爲業遂以招集奸黨稱合逆亂不久自伏
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
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
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逋
逃因爲窟藪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

爲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末如之何臨
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崇假令頗有其
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殿最之急事而復
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人並云不可阻之
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疑惑竟於
莫敢令人扼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
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
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
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經
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傾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

以言李阿
祝水無益

屢值疫癘常得藥物之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
益知鬼神之無能爲也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
食獨有李家道無爲爲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
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
或數十人厨費亦多矣復未純爲清省也亦皆宜在
禁絕之列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答曰吳大帝
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
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
則事皆吉若顏容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
大慶若微歎者卽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

此言李寬
祝水亦無
盜

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
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為李阿因
共呼之為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已下莫不雲集
其門後轉驕貴不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
其怪異如此於是避役之吏民依寬為弟子者恒近
千人而昇堂入室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
符導引日月行炁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
年駐命不死之法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
堪久此是其術至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
皆云寬衰老羸悴起止咳噫目瞑耳聾齒隨髮白漸

又昏耗或忘其子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謂寬故
作無異以欺人豈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
所奉道室名之為廬寬亦得溫瘟病託言入廬齋戒
遂死於廬中而事寬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僊非
為真死也夫神僊之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
老不死為貴耳今寬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
道居然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謂於僊法應尸解者何
不且止民間一二百歲住年不死然後去乎天下非
無僊道也寬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寬弟子
轉相教受布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

此言汝南人置鮑魚于田中非神

遵承而守之冀得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天下有似是而非者實為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後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罾以捕麀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罾中而去本主來於罾中得鮑魚恠之以為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聞之因共為起屋立廟號為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為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耕

此言南頓人置李栽于桑中非神

白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以一狔其目偶愈便殺狔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沲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

紫蓋汝南
人置餅于
石人頭上
非神

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
人頭上有餅恠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有神能治病
愈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
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
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肋後用牛羊為立帷帳管絃
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毋聞之乃為人說始無
復往者又洛西有古人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石
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
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
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

紫蓋洛西
墓中石灰
汁之非神

紫言吳吉
馮氏故人
言治病告
愈者之非
神

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而
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
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買之
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中禁止遂填塞之
乃絕又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
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
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為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
覽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錢帛固已積
山矣又勅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
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

抱朴子 卷之二十一
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法皆爲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恠令人鼓舞祈祀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爲未覺者之戒焉或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位而平安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遺禽脫獸大小既過時餘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却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劍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也無恃鬼神之不可侵我也然思玄執一含景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却之矣夫儲甲冑蓄策筮者蓋以爲兵爲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沉陰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烟交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彌天則覺路立者之劇矣不可以薺麥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以誤晚學之後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明本卷第十

此篇所云
明本明道
家為儒家
之本亦先
黃老後六
經意

此言道家
高柱儒墨
陰陽名法
亦指其說
原于大史
公而班史
不究乎以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
道之末也夫以為陰陽之術眾於忌諱使人拘畏而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
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
一動合無為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
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
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
謂遷為謬夫遷之洽聞旁綜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
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源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
準酌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命

世通儒謂為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遽是也固誠
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道豈唯
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
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曰治世隆平則謂之
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論道謂之三公
國之有道貧賤者耻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
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
舉有道者蓋博通乎今古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
與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必

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武者哉而管窺諸生臆斷瞽說聞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筭也嗟乎所謂抱螢燭於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燒爛侶鮪鰕於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崙也珍黍穆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彛倫者也世間淺近者衆而深遠者少少不勝衆其來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為貴多者為賤至於

此言道
行而成
化

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芝英不世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礫無量而珠璧甚尠鷹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龍希覲班生多黨固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為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為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輪虹霓寢其妖頽雲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畢萃疫癘不流禍亂不作塹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為重居前而人不以為患號未發

此言道不足而化不行

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騫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為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奸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飄櫓積尸築京或坑降萬計折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織羅密而羽禽躁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

此言古真人之入幽隱

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衰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為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幽隱何也抱朴子答曰曩古純朴巧偽未萌其明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謗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胃也是以真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雕偽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好為訕毀謂真正為妖訛以神僊為誕妄或曰惑衆或曰亂群是以上

士耻居其中也昔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觀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害鳴犢而仲尼旋軫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况乎明哲業尚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淵竭池漉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鷗不下凡卉春剪而芝萸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翻爾藏軌於玄漠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爲道者必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卽此清淨也夫入九室以精思存真一以招神者旣不喜誼譁而污穢而合金丹

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凡俗之聞見明靈爲之不降僊藥爲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人中或有淺見毀之有司加之罪福或有親舊之往來牽之以慶吊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矣彼之邈爾獨往得意嵩岫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於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爲僊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而得也然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或問曰道之爲

此言道家
每事從善
與儒小異
而未世輕
昔老重周
孔故反乘
而讓之

源本儒之為末流既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
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趨
之術輕身重義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
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遷貴杜遏
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
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
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
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
道家所習者遣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為也善自修
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

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
靜也善居慎而無悶此所以為百家之君長仁義之
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汗隆未之變也或
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止之所由
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
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為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
大倫侶狐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獠於林麓之間塊然
流遁與木石為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
子答曰摘華騁艷質直所不尚攻蒙救惑疇昔之所
饜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

然觀孺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無愛之心又聊陳梗槩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既治世致太平而又昇僊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既無綜理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爲減於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歎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詈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焦僥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令囂崇飾惡言誣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

覩駿馬之過隙也涉精神之淵則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翅以凌陽侯之波猶蒼蠅之力驚質以涉昀日一作猿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困然而嘍嘍守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腹以奮電靈不亦蔽乎蓋登璇璣之眇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鷦金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觀粵秘之弘修而恨離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有不解豈况金簡玉札神僊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軟血乃傳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

連城金壁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僊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棲板作枝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携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為當侶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遙虹霓翱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未為戚也犧脂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為樂孰與逸麟之離群以獨往吉光坵偶而多福哉

僊藥卷第十一

志養子曰
此篇通論
仙藥數千
種

華蓋
下三品

抱朴子曰神農四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為天神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厨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黃雌黃雲母太乙禹餘糧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辟又孝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僊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次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次

則石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黃次則石粉
 次則曾青次則松栢脂茯苓地黃麥門冬木巨勝重
 樓黃連石常楮實象柴一名純盧是也或名僊人杖
 或云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
 枸杞也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建門冬或名巔棘
 或名淫羊食或名管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
 者善其生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蘊而微黃根長而味
 多苦氣臭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氣為益又遲
 也服之百日皆丁壯倍駛於木及黃精也入山便可
 蒸若煮啖之取足可以斷穀及有力可餌之亦可作

散并及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楚人呼天門冬為
 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許相似如一也而
 其苗小異也真百部苗似板楔唯中以治欬及辟蝨
 耳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如黃精一名白芨而實非中
 以作糊之白芨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
 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兔竹一
 名救窮一名垂珠服其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但
 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纔可得五六斗耳而
 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辨也服黃精僅
 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木木餌令人

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甘美易食凶年可
以與老小休糧人不能別之謂爲米脯也五芝者有
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
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
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於大
石喜在高岫峻之地或却著仰綴也赤者如珊瑚白
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
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百步便望見其
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齊至精及佩老
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輩也凡見諸芝且

先以開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蔽化去矣行
徐擇王相之日設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從日下禹
步閉氣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禱之三萬六千杵服
方寸七日至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亦可分
人服也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
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
常采率多似山玄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未
之以無心草汁和之湏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也
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
盤椀不過徑尺以還有莖蒂連綴之起三四寸有七

石蜜
芝

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餘步內夜
 皆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也常以秋分伺
 之得之擣服方寸七入口則翕然身熱五味甘美盡
 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
 視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戶中戶中便有深谷不可得
 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戶外十餘丈有
 石柱柱上有偃蓋石高度徑可一丈許望見蜜芝從
 石戶隨入偃蓋中良久輒蓋亦終不溢也戶上刻石
 為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壽萬歲諸道士共
 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椀器著勁竹木端以承

石中
黃

取之然竟未有能為之者按此石戶上刻題如此前
 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柱芝生名山石穴中似桂樹
 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擣服
 之一斤得千歲也石中黃子所在有之沁水山為尤
 多其在大石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有數十
 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其殼中
 也即當飲之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
 及未堅時飲之既凝則應末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
 一升少者有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
 計前所服合成三升壽則千歲但欲多服唯患難得

石腦芝

石硫黃芝

硫丹

木威喜芝

耳石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黃子狀但不皆有耳
 打破大滑石千許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
 色光明而自動服一升得千歲矣石硫黃芝五岳皆
 有而箕山為多其方言許由就此服之而長生故不
 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名硫丹者石之赤精蓋
 石硫黃之類也皆浸溢於崖岸之間其濡濕者可丸
 服其已堅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十皆石芝也事在
 太乙王策及昌宇一作宇內記不可具稱也及夫木芝
 者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
 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

然帶之辟兵以帶雞而雜以他雞十二頭共籠之
 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
 也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末服方寸七
 日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栢木其下根如坐
 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
 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水為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
 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可以治病在腹內刮
 服一刀圭其腫痛在外者隨其所在刮一刀圭即其
 腫痛所在以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
 射人之左足也又刮以雜巨勝為燭夜遍照地下有

飛節

芝

參成

木渠

建木

建木

黃蘗

木

獨搖

金玉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錘掘之可得也末之服盡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日飛節芝大者重十斤末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又有樊桃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翠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之上以立夏之候伺之得而未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參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黃

蘆子尋木華玄液華此三芝生於泰山要鄉及奉高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歲黃蘗檀桓芝服之者千歲黃蘗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一二十八丈有以細根相連狀如縷得末而服之盡一枝則成地僊不死也此輩復有百二十種自有圖也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雞子十二枝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末服之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枝百歲可以分他人也

牛角芝

龍仙芝

麻母芝

紫色珠芝

白符芝 五德芝

御龍芝

肉芝

千歲龜

懷其大根即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牛角芝生虎
 壽山及吳坂上狀似葱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
 末服方寸七日三至百日則得千歲矣龍僊芝狀似
 昇龍之相負也以葉為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枝則
 得千歲矣麻母芝似麻而莖赤色花紫色珠芝其花
 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枚輒相連而垂
 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
 冬而實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葉有三世也五德芝
 狀似樓殿莖方其葉五色各具而不雜上如偃蓋中
 有甘露紫氣起數尺矣龍御芝常以仲春對生三節

十二枝下根如坐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皆陰
 乾服之則令人與天地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肉芝
 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額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
 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為
 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
 皆反還自向也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
 故也此二物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
 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
 乃剔取其甲火炙搗服方寸七日三盡一具壽千歲
 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

獸風

之即僊矣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
中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
不燃其毛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錘鍛其
數千或作十下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湏臾便活而
起走以石上苜蓿塞鼻即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
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千歲驚其巢戶北向其色多白
而尾掘取陰乾末服一頭五百歲凡此又百二十種
此皆肉芝也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
生泉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或如龍虎或如
人形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種自有圖也皆

芝菌

千歲

當禹步往採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末服方寸七令人
昇僊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欲求芝草入名山必
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勿以山限日必
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到山湏六陰日
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雞以白鹽一斗及
開山符檄著大石上執吳唐草或作花一把以入山山
神喜必得之也又採芝及服芝欲得王相專和之日
支干上下相生為佳此諸芝名山多有之但凡庸道
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入山之術雖得其圖
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大小皆有鬼神其鬼

神不以芝與人人則雖踐之不可見也又雲母有五種而人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以向日看其色詳占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之不見其雜色也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晶晶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五雲之法或以桂蔥水玉化之以爲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玄水熬之爲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爲水或以蜜搜爲

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常囊挺以爲粉或以無巔草樗血合餌之服之一年則百病愈三年老翁反成童子五年則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濡踐棘不傷與僊人相見又他物理之卽燹而五雲以內猛火中經時終不燃埋之未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也又云服之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又向日看之朧朧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令人病淋發瘡雖水餌之皆當先以茅屋窗水若東流水露水漬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衛叔卿服之積久能乘雲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僊去之

後其子名世及漢使者梁伯得而接方合服皆得僊
去又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赤如雞
冠光明曄曄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黃似雄黃色無赤
光者不任以作僊藥可以合理病藥耳餌服之法或
以蒸煑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石化為水乃凝之或
以玄胴腸裹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
物鍊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令人長生百病除
三尸下癥痕滅白髮黑墮齒生千日則玉女來侍可
得役使以致行厨又玉女常以黃玉為誌大如黍米
在鼻上是真玉女也無此志者鬼試人耳玉亦僊藥

但難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
又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者玉之別名也令人
身飛輕舉不但地僊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
乃可知耳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為水亦可
以葱漿消之為粉亦可餌以為丸亦可燒以為粉服
之一年已上入水不濡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
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噐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
也得于闐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徐善亭部界中
玉及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玄虫血漬玉
為水而服之故能乘烟上下也玉屑服之與水餌之

屑玉

醴玉

銀服

珠服

服

龜服 桂服

服胡

膠服 桃

桃膠

卷之二

四

俱令人不死所以為不及金者令人數數發熱似寒
 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輒一服雄黃丹砂各
 一刀圭散髮洗冰寒水迎風而行則不發熱也董君
 異嘗以玉醴與盲人服之目旬日而愈有吳延稚者
 志欲服玉得玉經方不具了不知其節度禁忌乃招
 合得招一珪璋環璧及校一作劍所用甚多欲餌治
 服之後余為說此不中用乃歎息曰事不可不精不
 但無益乃幾作禍也又銀但不及金玉耳可以地僊
 也服之法以麥漿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餌之亦可以
 龍膏鍊之然三服輒大如彈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

能得也又真珠徑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長久酪
 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浮石水蜂窠化之包形
 蛇黃合之可引長三四尺丸服之絕穀服之則不死
 而長生也淳漆不沾者服之則令人通神長生餌之
 法或以大無腸公子或云大蟹十枚投其中或以雲
 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虫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
 六甲行厨至也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瀝合
 餌之亦可以先知君腦或云龜和服之七年能步行
 水上長生不死也巨勝一名胡麻餌服之不老耐風
 濕補衰老也桃膠以桑灰汁漬服之百病愈久服之

穀
實

南陽縣
比谷水

身輕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
 斷穀一作楮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
 徹視見鬼昔道士梁湏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至年
 百四十歲能夜書行及奔馬後入青龍山去槐子以
 新甕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
 豆日服之此物主補腦久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
 玄中蔓方楚飛廉澤瀉地黃黃連之屬凡三百餘種
 皆能延年可單服也靈飛散未夬丸制命丸羊血丸
 皆令人駐年却老也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所以
 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

水味為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
 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十五歲下者不失八九十
 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
 袁隗皆為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
 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
 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飲食此水
 者耳又菊花與蕙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而菊甘而
 蕙苦諺言所謂苦如蕙者也今所在有真菊但為少
 耳率多生於水側緱氏與酈縣最多僊方所謂日精
 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

臨沅縣
冊砂井

來服之者略無効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谷水得菊之氣味亦何足言而其上居民皆以延年况將復好藥安得無益乎余亡祖鴻臚少卿曾為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况乃餌鍊丹砂而服之乎余又聞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棄之子孫轉相注易其

趙瞿眼
松脂

家乃資糧將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自然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僊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於是僊人以一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僊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僊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越險終日不極年百七十齒不墮髮不白夜卧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其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

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絲女二人長二三寸面體皆具但為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犢山去必地僊也于時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競服其多役力者乃車運驢負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大有益輒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又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遠及於是乃窺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乃是婦人問之言我本

終南婦服松葉松實

南陽文氏服木

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饑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澁後稍便之遂使不饑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三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為人所得便成僊人矣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去山中饑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木遂不能饑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極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

韓衆服
菖蒲

高岩上有數人對坐博戲者有讀書者俛而視文氏
因閱其相問言此子中呼上否其一人答言未可也
术一名山薊一名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長服
山精昔僊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僊各數百年乃
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人若合八物鍊而服之不
得其力是其藥力有轉相勝畏故也韓衆終服菖蒲
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恒不寒又菖
蒲須得生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也趙他
子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移
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濡入火不

趙他
服桂

服地黃

林子明
服木

杜子微
服天門冬
陵陽子
服遠志

灼也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手上車弩也林
子明服木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
二丈許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十人
日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僊人玉女往從
之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炙癥皆滅面體玉光陵陽子
仲服遠志土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
在立亡僊經曰雖服草木之葉已得數百歲忽怠於
神丹終不能僊以此論之草木延年而已非長生之
藥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自搯持耳或問服
食藥物有前後之宜乎抱朴子答曰按中黃子服食

節度云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服養性之藥以食後服之服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一言宮 庚子庚午 辛未辛丑 丙辰丙戌

丁亥丁巳 戊寅戊申 巳卯巳酉

三言徵 甲辰甲戌 乙亥乙巳 丙寅丙申

丁酉丁卯 戊午戊子 巳未巳丑

五言羽 甲寅甲申 乙卯乙酉 丙子丙午

丁未丁丑 壬辰壬戌 癸巳癸亥

七言商 甲子甲午 乙丑乙未 庚辰庚戌

辛巳辛亥 壬申壬寅 癸卯癸酉

九言角 戊辰戊戌 巳巳巳亥 庚寅庚申

辛卯辛酉 壬午壬子 癸丑癸未

禹步法 前步左 右過左 左就右

次步右 右就左 次步右

右過左 左就右 右就左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尺有九跡小神方用食後服之吾以咨鄭君何以如此鄭君言此易知耳欲以藥攻病既宜及未食內虛令藥力勢易行若以食後服之則藥但攻穀而力盡矣若養性而以食前服藥則藥力未行而被穀駁之下去不得止無益也或問曰

人服藥以養性云有所宜有諸乎抱朴子答曰按玉
策記及開名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
午屬庚卯酉屬巳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
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
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
言得之者角與木也若本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屬
金不宜服赤色藥屬木不宜服白色藥屬水不宜服
黃色藥屬火不宜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剋土土
剋水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故也真丹三斤白蜜六
斤合和日曝煎之令可丸且服如麻子十九未一年

髮曰更黑齒墮更生身體潤澤長服之老翁還成少
年常服長生不死也小餌黃金方火銷金內清酒中
二百出二百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
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復銷之內酒中無數也成服如
彈丸一枚亦可一丸外為小丸服三十日無寒溫神
人玉女下之又銀亦可餌與金同法服此二物可居
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輕舉矣人間服之名地僊勿妄
傳也兩餌銷黃金法猪負革方脂三斤醇苦酒一斗
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金置肪中百入百
出苦酒亦可食一斤壽蔽天地食半斤金壽二千歲

去三
藥

五兩千二百歲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之日作之神良勿傳人傳人藥不成不神也欲食去三口藥當服丹砂餌丹砂法丹砂一斤搗下醇苦酒三升淳漆二升一本一和蜜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九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口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矣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終